

張介先生詩集

下

1439491

張介賓詩集

下



淮阴师院图书馆1439491

統一編號

20018820098

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張大千先生詩文集／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
編輯，-- 初版，-- 臺北市：故宮，民82
冊； 公分
ISBN 957-562-147-6(一套：平裝)

848.6

82004060

有所權版

中華民國八十二年六月初版一刷
中華民國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2622號

張大千先生詩文集

下

發行人 秦 孝 儀

編輯者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

出版者 國立故宮博物院

中華民國臺北市士林區外雙溪

電話：(〇二)八八一二〇二一

電傳：(〇二)八八二一四四〇

劃撥帳號：〇〇二二八七四一號

印刷者 呈峰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台北市雙園街一五二巷十號三樓

電話：(〇二)三〇二〇五九一

ISBN 957-562-147-6 (套)

ISBN 957-562-149-2 (下冊)

卷六 文

張爰大千撰

張季媛賣畫啟事

媛幼研六法，不敢自為有得。顧人多不厭拙筆禿墨，乾而追呼，有若逋負不有。定例取予，不無范枯。自今以始，欲得媛畫，各請如直潤格。存上海派克路益壽里第四弄第十家四川張寓。

編者註：民國十五年丙寅三月十一日刊上海申報。

華山游稿

予與仲兄虎痴既兩入黃山，旣雲松之奇觀，悟古人六法之所出，作風屢變，因念海內奇山，黃華並稱，豈不厚

於黃而薄於華，竟不一往耶？

今年夏與仲兄避暑故都，忽焉秋至，游興即發，時聞火車已通潼關，決於中秋日，西行入陝看月蓮頂。行前江安傅沅叔先生、長汀江翊雲先生各以舊游山記貽，車載南針，彌壯行色。是夜十一時五十八分抵鄭州，改乘隴海路車，十七日午後一時至潼關，略不停留，即過車，一時二十分開行，三時抵華陶陰。仙掌高擎，三峰在望，改乘人力車，十里至玉泉院，院在華山谷口，至此已不能通車，須換乘山兜。

仲兄與予皆喜步行，乃托道士雇土著之人負行李相從於院中。少進茗果。循視一周，流泉環抱，清冽而甘。相

傳與玉井潛通，院中有山發亭，其下為希夷冢，有希夷石臥象，又有無憂樹，蓋西方產也，與仲兄攝一影。

辭道士入山，山口有涇曰醉，涇矗大石，鑿「醉涇」二字。里許見王猛台，相傳王景略屯兵於此，上有校將台，今其地多窟，窟（中）山農往往猶得矢鏃。行五里曰第一關，兩山對峙，嵐光交墮，給仙人口銀關也。稍進為張公市，漢張楷隱於此，其能為五里霧，又名霧市。

又二里，涇之東曰試鑿穴，云老子開山試鑿處也。再為進莎維坪，谷澚寬平如几，可十數丈。有祠，游者於此得休息焉。道士陳至重，年九十八，漢中人，避紅羊亂，居蜀中十八年，其為蜀語，精神矍鑠，視之如六七十

歲人，信空山得道人也。

坪東北西混元庵，東對大上方、小上方。小上方傍倚高岩，嵌空架屋，已驚絕險而大上方尚在雲中。問之道士云，古地尚有五里，須攀鐵鎖十八條，方得至也。坪之上為十八盤，以最陡者十八折，故名毛女峰。在十八盤西南，秦宮女玉姜隱此，食楊葉，體生綠毛，昔人時有遇之者。峰腰有洞曰毛女洞，所居道士趙姓，忘其名，年一百五歲，於今年夏間羽化。其弟子年亦五十餘，具茗邀坐，食山栗，甚美。又三里至玉皇台，有石覆道旁，泉流其下，聲出其上，亦大奇也。再上為青珂坪，自玉泉至此。已二十里。

入山以來，履石緣徑，蜿蜒崎嶇，夷者惟此。有道院三四，時已入暮，遂留宿西道院，羅列諸峰，屏環渭水，太華勝概，已得其大概矣。晚飯後坐山門，松下待月。三更月始上，蓋為高峰所阻也。

編者註：文後附詩二首。

玉泉院二十里至青珂坪

看山七尺筇，十載未疏慵。霧塞張公市，雲藏玉女峰。暗泉鳴到耳，亂石積成壩。窈窕青珂館，長松下晚鐘。

青珂坪夜宿同仲兄作

倦客不成寐，連牀話夜分。峰高微礙月，天淨偶生雲。樹影窗前落，猿聲枕上聞。明朝登絕頂，蓮蕊挹清芬。

怎樣才是一張好畫？（筆談）

梁得所以此問題，屬予發表意見，予以為這是批評家各人心目中所定的尺度，畫家對此並不需要怎樣殷切的注意，至少我個人是如此的。我以為畫家當執筆的時候，所理會的是怎樣才能表現我的性情。我有我的性情，古人有古人的性情，石濤有石濤的性情，八大有八大的性情，性是山川，情是氣景。我今日所見之山川，已非古人所見之山川，我心目認識之山川，更非他人認識之山川。我之心靈，倏然與山川訴合，倏然湧現紙上。一彈指間，氣象萬千。我自己既忘拙，人家的評論好惡，全沒相干。文不對題，胡謾幾句，聊以塞責。（張大千）

編者註：文登民國二十四年。

天津扇畫展

一別津沽，倏焉半載。杜門侍母，開徑將雛。山川間闊，
群驚物故之謠；書問慇懃，苦覺人情之美。爰約家兄
善子，同出近作扇面展覽，汗雨如注，水雲欲流。入君
懷袖，聊障元規之塵；似我襟期，漫訝令威之鶴。動其
漏繆，深跂方家。

編者註：民國二十五年展出。

故都扇畫展

大千濯足扶桑，戢影吳下。湔彼塵囂，泥茲古歡。偶傳
露溘之謠，致勞石交之問。人情可念，雅意難忘。爰約

家兄善子，同出近作簞面展覽，聊代酬答。潑墨能狂，
解衣有興，淋漓滿幅，盤礴當風，並世元章，定匡予謬
。

編者註：民國二十五年展出。

成都畫展

閒散天成，放心多暇，鄉間朝暝，山水沉埋。劍閣崢嶸
，峨嵋橫絕。酌風雲之奇幻，玩草木之華英。遊罷歸來
，將乞靈於草木，假寵於丹青。以毫毛為逸步，起方寸
之嵯峨。古人有言：盼倩生於淑姿，水靜明燭，鬚眉人
物，一道飈流所尚，實祖風神。鉛黛衣冠，飭容文楚，
刻鵠何功，固知繪事以山林為奧區而先蹟，神皋九歌，

問道矩式，王孫滄浪清聲，顧慕子畏，倪吳黃王，元惟四家，思翁嗟詠，並許躡跡。蓋意在樵學，又未比螺贏與螟蛉。

編者註：民國二十八年展出。

謝玉岑遺稿序

庚辰（民國二十九年）之秋，王君曼士自海上遠書抵蜀，謂玉岑遺稿將付剞劂，不可無言以序之。數月來縈緒萬端，而下筆嗚咽，輒不能成一語。今當歲暮，傷逝念舊，情不能已。予與曼士與玉岑交好，乃過骨肉生死之間，豈僅縞紵之情。玉岑之歿在乙亥（民國二十四年）三月十八日，時予客吳門網師園。其日午夜，先太夫人

聞園中雙鶴頻唳，驚風動竹，若有物過其處，意必玉岑魂魄來相過我。後數月，予有北遊，車中夢與玉岑遇荒園中，坐棠梨樹下，相與詠黃水僊華詩。時寒風颯颯，玉岑畏縮意頗不樂。予問所苦，逡巡不答。數年來時相夢見，夢中談笑如平生歡，豈知有幽明之隔。方予識玉岑俱當妙年，海上比居，瞻對言笑，惟苦日短。愛予畫若性命，每過齋頭，徘徊流連，吟詠終日。玉岑詩詞清逸絕塵，行雲流水不足盡態。悼亡後，務為苦語，長調短闕，寒骨淒神，豈期未足四十，遽爾不永其年乎！當其臥病蘭陵，予居吳門，每間日一往，往必為之畫，玉岑猶以為未足。數年來予南北東西，山行漸遠，讀古人

作日多，使玉岑今日見予畫，又不知以為何如？故人一去，倏忽六年，必有新聲，離絕人間。意其鸞珮相逢，鹿車雲路當不復為淒神寒骨之辭。自還蜀中，不復一垂夢，巫峽驚波，青天蜀道，玉岑其怵於太白歌詩，以為果不可飛度乎！今者又將西出嘉峪，展佛敦煌，便當假寵山靈，潤色畫筆，安得起九原為我歌吟？人間天上，守茲同心。大千張爰。

敦煌莫高窟記自序

千佛洞出敦煌東南石磧四十里，西接鳴沙山之麓，東望三峽山，與窟相對。千佛洞其地初名莫高山，蓋因以名莫高窟。莫又作漠（石室所出右軍衛十將使孔公浮圖功

德銘，有「謹選得燉煌郡南三十里孟受渠界負郭良疇，厥田上上，凭原施砌，揆日開基，樹菓百株，建浮圖一所，漠高窟圖畫功德二鋪」云云。又大番故燉煌郡莫高窟陰處士修功德記，有「將就莫高山為當今聖主及七代鑿窟」云云。窟東向，壁立十餘丈，長亦一里許，樹木蓊鬱，流水彎環，石磧四十里，黃沙逆風，不見莖草，至此真在塵世之外矣。昔晉司空索靖題壁於此，號為「仙巖」第三百窟外，壁上莫高窟記，靈幽之勝，在晉已然。窟之東，有上中下三寺。上、中寺為僧刹，下寺為道觀，其始即唐之三界寺，道光年間，始分為上、下寺。逮至光緒中，道士王元籙以藏經得金，始建道觀，以下寺為中寺，道

觀為下寺，寺後有大河，名宕渠，廣可十餘丈，今則細流數灣，不復成渠矣。傳自秦建元二年有沙門樂傳，嘗杖錫林野，行至此山，忽見金光狀有千佛，因造窟一龕。次有法良禪師，從東居此，又於傳窟更即營造，伽藍之起，實濫觴於二僧。

李懷讓重修功德碑

。窟凡三層，自南至北，共

三百有九窟，其附於大窟者為耳洞。又得二百二十五及三百零五諸窟，前有飛閣，層梯連接，自清末白彥虎之亂，盡燬於火，遂不可登。逮道士王元籙來主下寺，乃就每窟間鑿一洞，以為通道，雖稱便於巡禮，而茲數百窟者，遂不獲保有其全。民國八年，白俄八百人自新疆流竄至此，居窟中者又九閱月，塗抹毀壞，尤不可勝言。

。十三年，美國人華爾納，來用樹膠粘去壁畫二十餘處，及已膠而未粘去者又數十處；又運去佛像多尊，今窟壁間殘跡隨處可見，皆華爾納所為也。窟內畫及塑像，自北魏、隋、唐、吐番，下迄五季、回鶻、宋、西夏、元，代有繼作，丹青爭采，寶相紛華，誠神秀之幽巖，靈奇之淨域也。其間歷代人氏與夫仕宦於此者，每營功德窟，輒就壁間列圖其家人供養像，其題名等，尤足以補史乘之缺遺，千百年來，簡籍不載，遯光不耀。清光緒二十五年，石室藏經出，始稍稍聞於世。石室藏經事，已於第一百五十一窟詳記之。其中經卷書籍畫繡等，實為千百年來中原文物之精英，然不旋踵間，以道士之